

尺牘翰墨話茶情

陳階晉

「尺牘」一詞漢代已見，後來漸成為公私文書之通稱，私人信函、書札均可稱之。院藏許多歷代尺牘，呈現不同時代的書法之美，內容反映書者的人品情操與學問修養，從中可以窺見古代社會的許多生活層面，是深入了解古代文化的重要媒介。本院今年第二季「筆有千秋業」書法常設展選展唐宋以來與「茶」有關尺牘數幅，以「尺牘翰墨話茶情」為題，欣賞書法之餘，透過文字，了解古人生活中的「茶」。

唐代僧侶「茶」尺牘

唐代是書法藝術盛行時期，也是茶葉生產的發展時期，尤其在陸羽《茶經》問世之後，對茶作系統介紹與推廣，天下益知飲茶。〈苦筍帖〉（圖一）為唐代著名的狂草書家懷素和尚（活動於八世紀後半）所書。墨蹟本現藏上海博物館，此幅選自《墨妙軒法帖》，又名《續刻三希堂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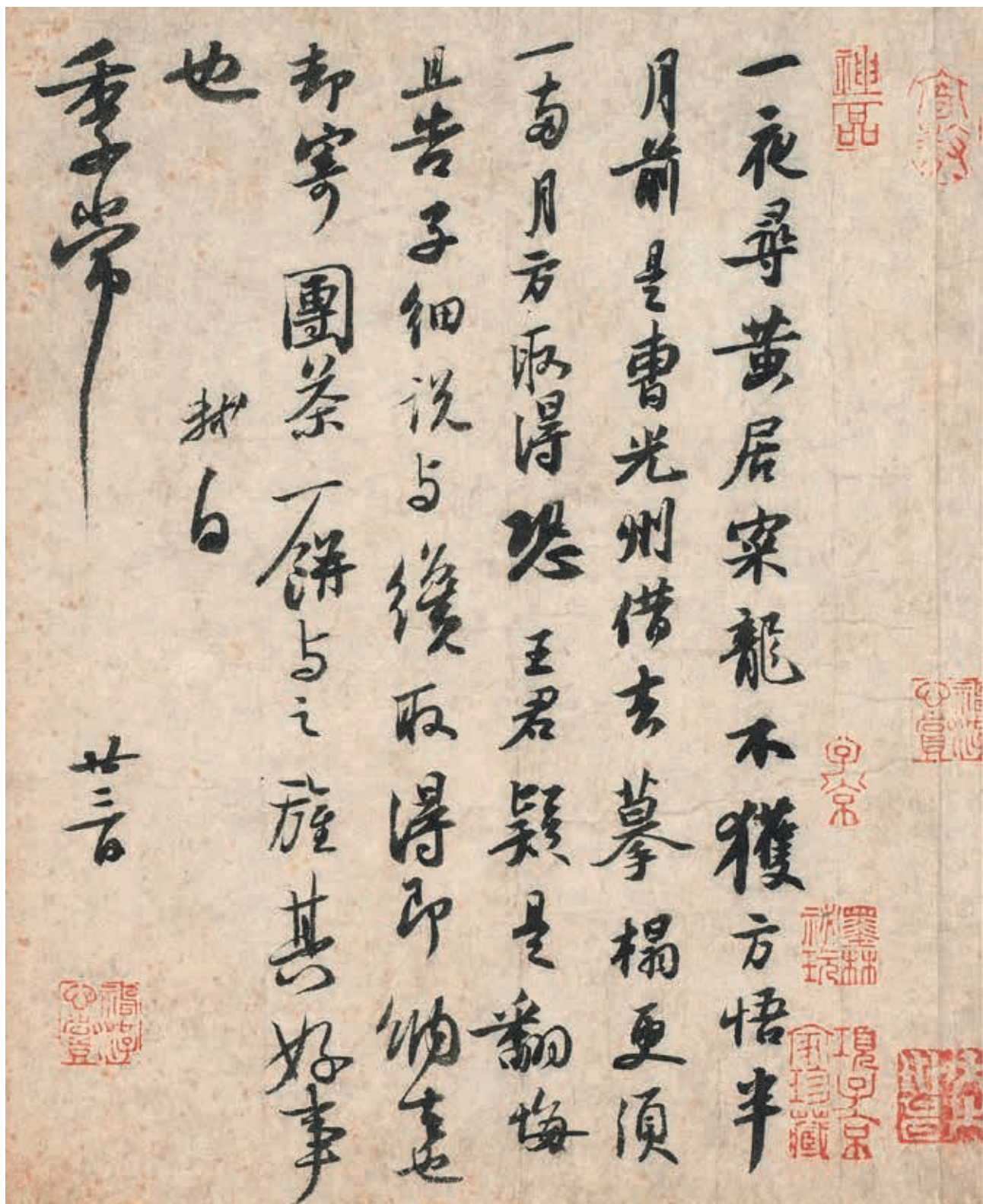
帖》，為清乾隆二十年（一七五五）

蔣溥、嵇璜等奉敕編次，焦國泰摹刻內府所藏法帖、墨蹟而成。該帖摹刻精良，然原石已佚。懷素以草書聞名於鄉里，後北上長安，當代名流紛紛贈詩讚美。此帖草書兩行十四字：「苦筍及茗異常佳，乃可還來。懷素上。」用筆圓潤勁健，氣韻神采飛揚。內容為懷素致友人，稱讚苦筍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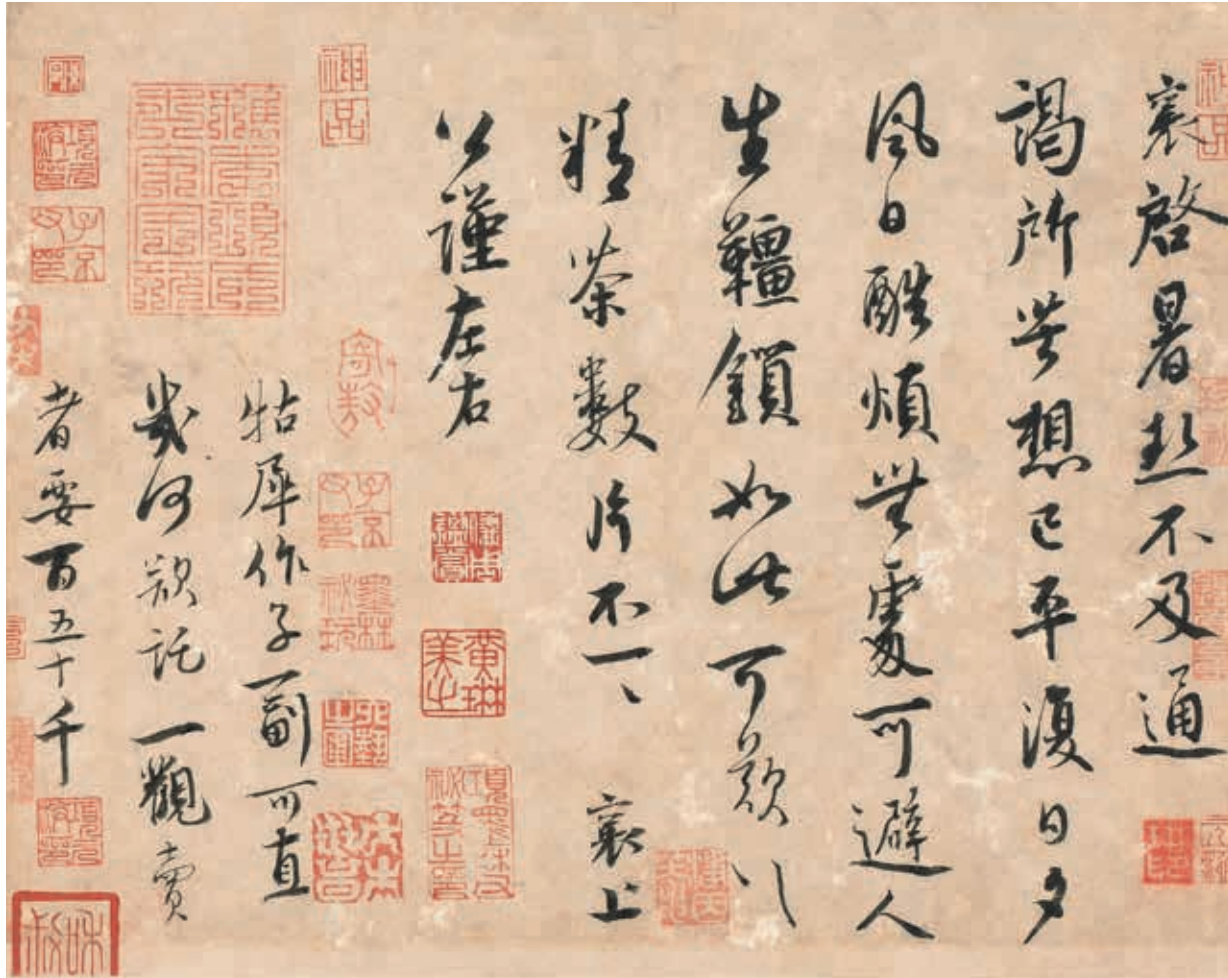
茗茶極佳，並請送來品嚐，是目前所知最早與茶有關的佛門書法作品。

宋代官員「茶」尺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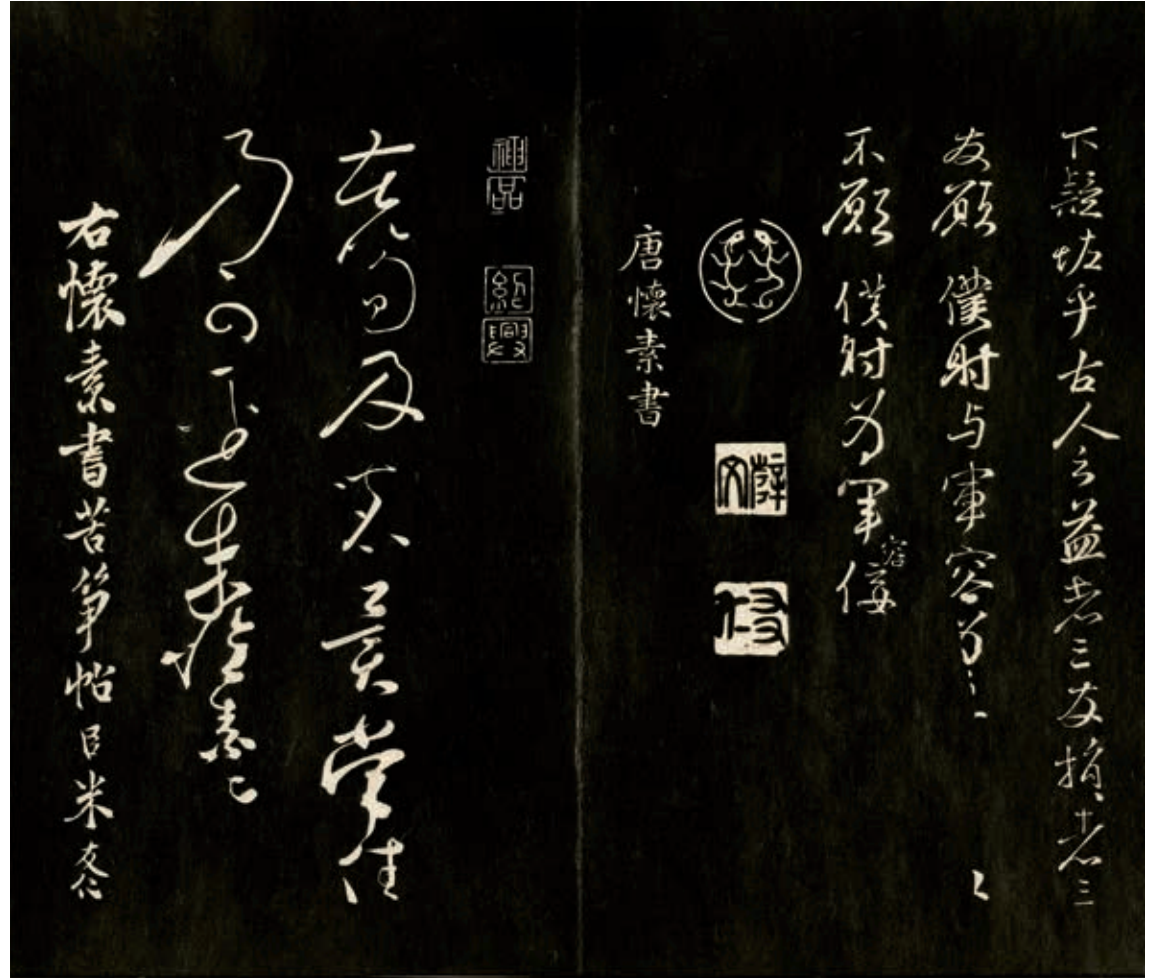
宋代更是茶風熾盛的朝代，繼唐餘習，飲茶風氣快速普及民間。宋王安石〈議茶法〉曰：「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，不可一日以無」，可知茶已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。北宋皇祐



宋 蘇軾 致季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宋 蔡襄 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 唐 懷素 苦筍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蔡襄的書法初學周越，後出入顏真卿、虞世南、王獻之。此幅結體大小、輕重、疏密，皆隨興所至，瀟灑流利，線條頓挫轉折細變化較大，別開新意。根據《宋會要》記載，宋代將茶分成「片茶」和「散茶」二類，書札中提到送給朋友的「精茶數片」，應即壓製成團的茶餅，因此以「片」來計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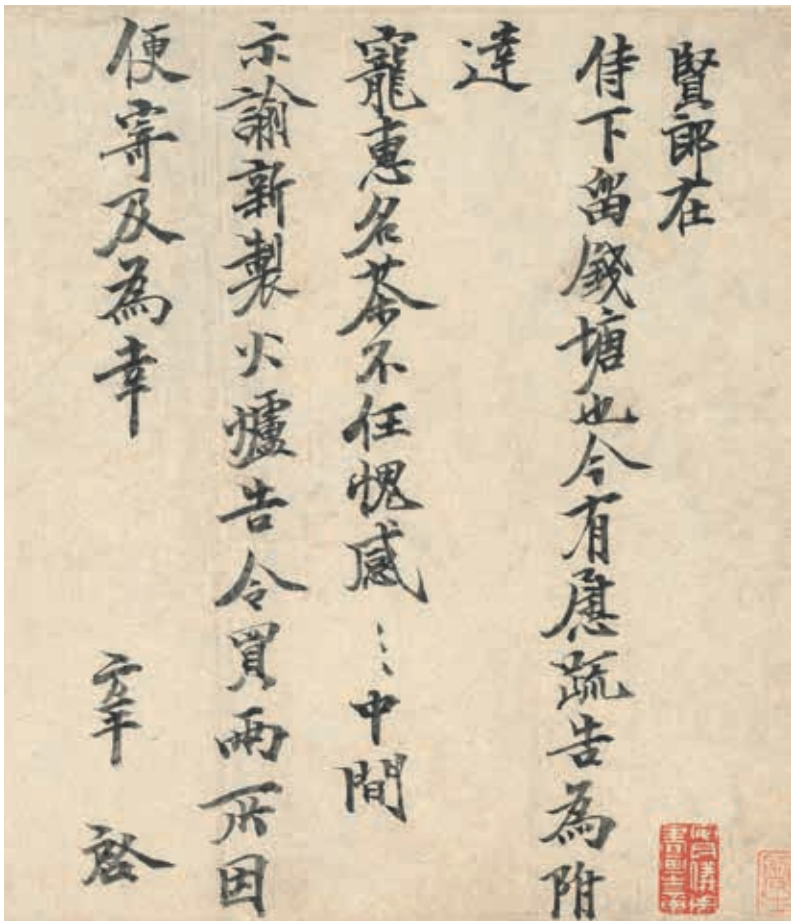
宋人視品茗烹茶為賞心樂事，以茶餽贈，茶誼交通，為世俗禮儀。

另一件尺牘（圖三），內容云：「更蒙寵惠珍果新茶，皆奇品也。只是荔子道中暑雨，悉多損壞，至可惜。五六千里地，不易至此，為感固可知也。別無奇物表意，早收得蜀中絕妙經白表紙四軸寄上，聊助辭翰，至微深愧。衍又拜。新茗有四銖者至奇，近年不曾有。珍荷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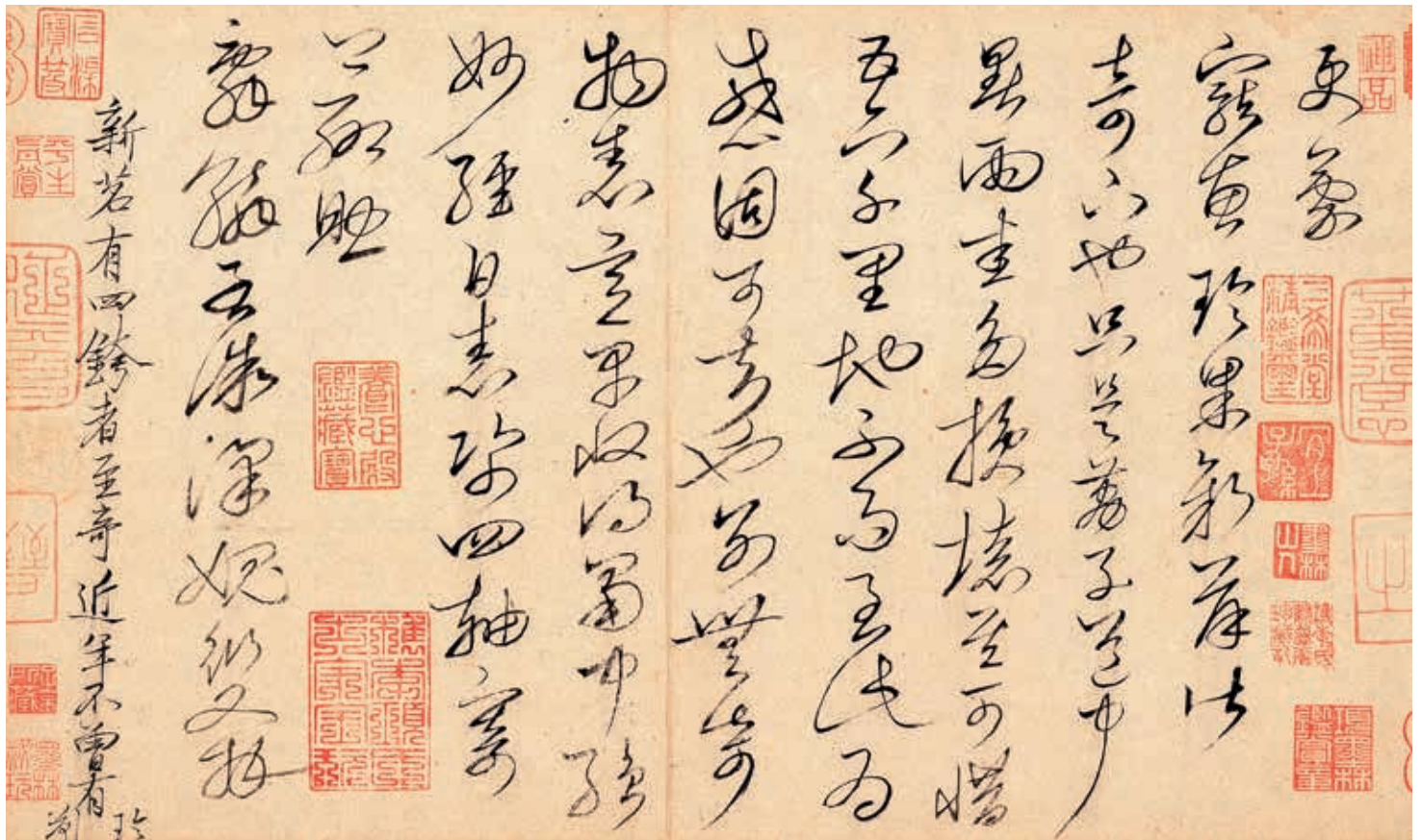
書者為北宋杜衍（九七八～一〇五七）。仁宗慶曆四年（一〇四四）拜同平章事、集賢殿大學士，兼樞密使，為宰相。與韓琦、范仲淹共行新政，遭阻抑，百日而罷相。為官清廉，不置私產，第室卑陋，葛帷

年間（一〇四九～一〇五三）出現了一本重要的茶學專著——《茶錄》，作者蔡襄（一〇一二～一〇六七）不但是北宋著名的茶葉理論專家，同時也與蘇軾、黃庭堅、米芾同被譽為宋代四大書家。蔡襄，字君謨，興化仙遊（今屬福建）人。天聖八年（一〇三〇）中進士，一生仕途順利，累官諫院，直史館。性忠正，工詩文。他於宋仁宗慶曆年間（一〇四一～一〇四八），曾任福建轉運使，負責監製北苑貢茶，創製了小龍團茶，聞名於當世，《茶錄》即為他有感於陸羽《茶經》中「不第建安之品」，而特地向皇帝推薦北苑貢茶之作。〈致公謹尺牘〉（圖二）〈又稱〈暑熱帖〉或〈精茶帖〉〉，為蔡襄致宋太宗駙馬李遵勗之次子——李瑞愿（？～一〇九一，字公謹）的信札，內容云：

襄啓：暑熱，不及通謁。所苦想已平復。日夕風日酷煩，無處可避，人生疆鎖如此，可歎可歎。精茶數片。不一。襄上。公謹左右。牯犀作子一副，可直幾何？欲託一觀，賣者要百五十千。



圖四 宋 張方平 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宋 杜衍 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（一〇〇七～一〇九一），在其尺牘中也留下關於飲茶的隻言片語。書函全文如下：

賢郎在侍下，留錢塘也。今有慰疏，告為附達。寵惠名茶，不任愧感。中間示諭。新製火爐，告令買兩所，因便寄及為幸。方平啓。（圖四）

此尺牘又稱〈名茶帖〉，一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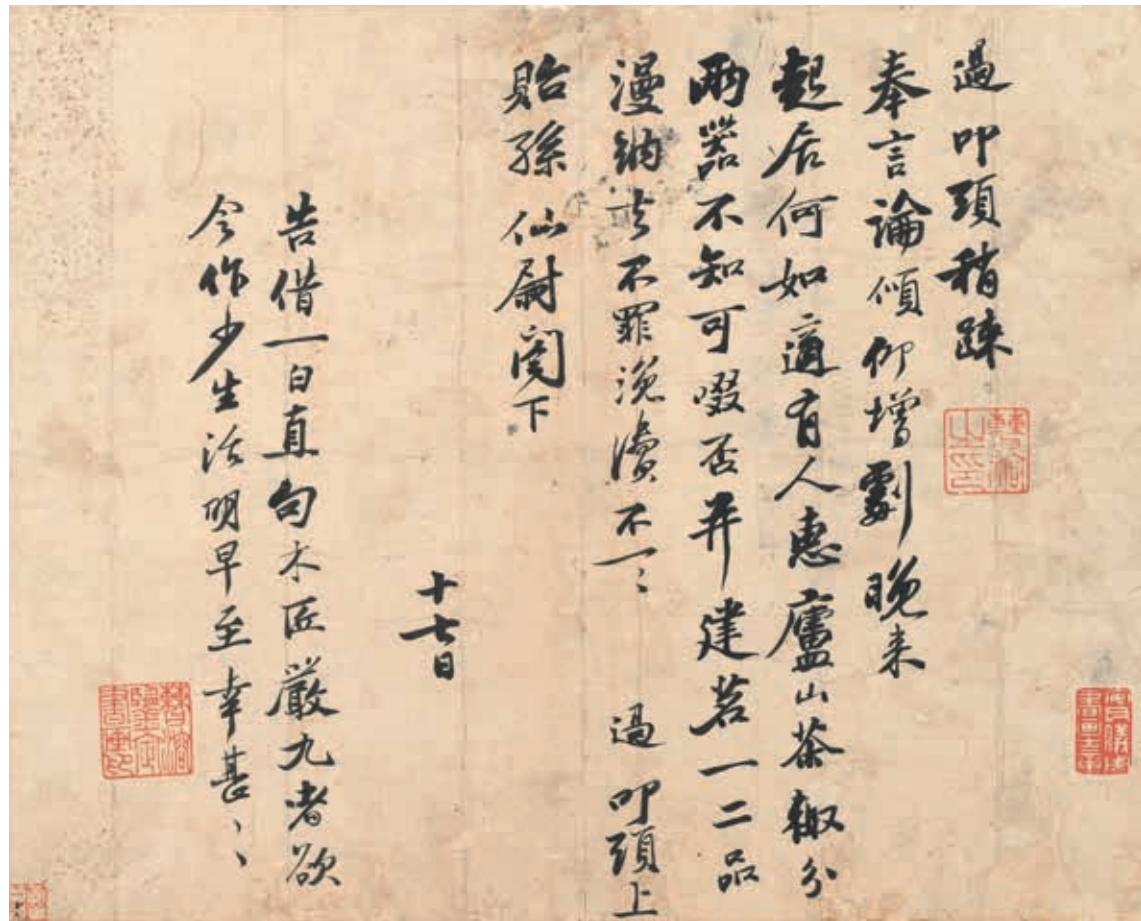
〈錢塘帖〉。張方平字安道，號樂全居士，應天宋城（今河南商丘）人。官至參知政事（宰相），為人性格豪邁剛正，立朝無所阿附。為人識見多廣，氣量恢弘。卒後贈司空，謚文定。張鎮守西蜀時，認識眉山蘇洵及其子蘇軾、蘇轍，深表器重，並積極為之延譽，曾推薦蘇軾為諫官，後來蘇軾因作詩被誣陷下獄治罪，他

布衾，受人敬重。杜氏好學能詩，善畫，工書法，正、行、草書皆有法度，尤精草書。蘇軾嘗稱杜書：「正獻公晚乃學草書，遂乃一代之絕。清閑妙麗，得晉人風氣。」此幅用筆純以中鋒，寫來圓健清麗，結字形體多獨立，態勢翩翩。詩人、草書名家蘇舜欽（一〇〇八～一〇四八）為杜衍女婿，翁婿二人與蔡襄均有交誼。這封信札雖未明確署名收信者為誰，由函中所言贈予「新茶」（古時無茶字，以「茶」為茶，兩字意通）、「新茗」與「荔子」（即荔枝）等，因蔡襄曾任福州、泉州刺史，皆位處福建，亦為團茶與荔枝產地，前輩學者徐邦達推測此信可能是寫予蔡襄，時間在嘉祐元年（一〇五六）。又，院藏另幅宋蔡襄〈致杜君長官尺牘〉（又名〈離都帖〉）之「杜君長官」或為杜衍；至和二年（一〇五五）六月，蔡襄出知泉州，離汴京經商丘（南京）時，長子勻感傷寒去世，杜姓長官來信慰問，襄因作此書答謝。此人如為杜衍，當時隱居商丘，年已七十八高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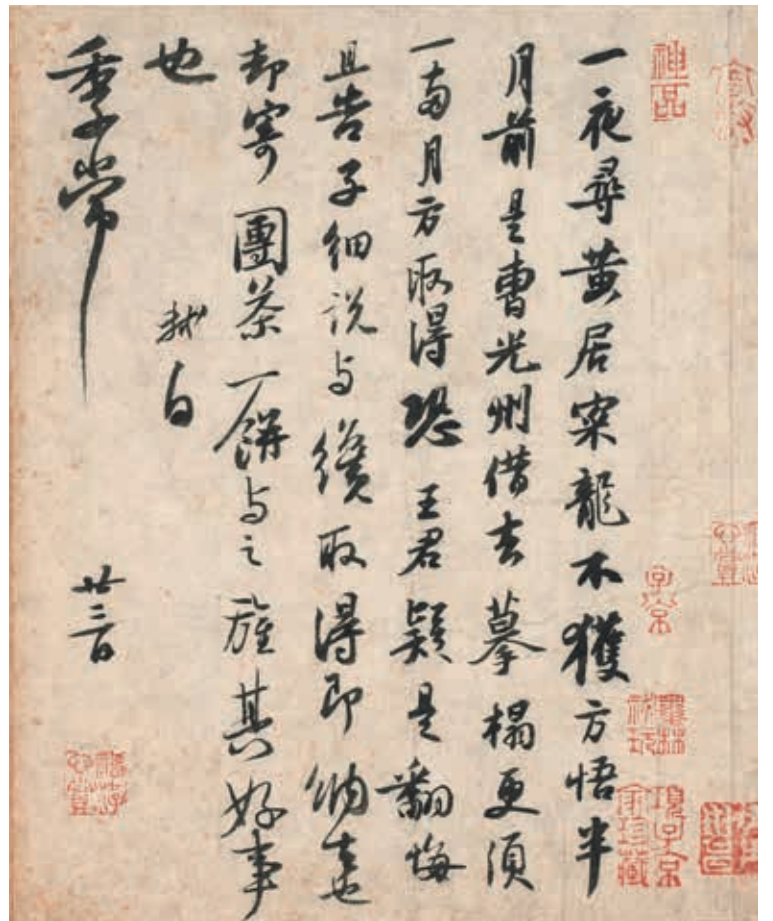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位當過北宋宰相的張方平

也受到牽連。雖是如此，仍能置個人安危於度外，奏章論救蘇軾。他與蘇氏一門交誼深厚，亦可從二蘇的文集中探知一二。此帖幅末有明代吳寬（一四三三～一五〇四）、陳衍（一五八六～？）的題跋，其中陳跋云：「張安道名茶帖。文定教人學書運筆，先從篆籀入門，宜其腕力有餘若此。當王介甫在館閣時，公惡其矯激，檄之出院。匏翁所跋，計五人，僅存此紙，蓋林康終舊物也。」據之可知原來共有宋人五件書割，不過現存只此一件。此帖筆法清峻俏拔，運轉流暢，帶有唐歐陽詢行書體勢，意態上則兼具黃庭堅與宋徽宗（趙佶）之瘦勁風貌，耐人尋味。這封信札雖未明確收信者為誰，有學者認為或是寫給蘇軾的信札。信中言「賢郎在侍下，留錢塘也」，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七月，蘇軾出任杭州（錢塘）刺史；至於「今有慰疏」，乃是年其第二子媳亡故，方平因而致疏弔慰。又，信中言及「惠寵名茶」，東坡所贈或是杭州名產之龍井茶。

說起蘇軾（一〇三七～一一〇



圖六 宋 蘇過 致孫仙尉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宋 蘇軾 致季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一)，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，四川眉山。博通經史，工詩詞，善書畫，為宋代四大書家之一。其〈致季常尺牘〉，又名〈一夜帖〉（圖五），也是論及飲茶風尚經常受到提起的著名書蹟。內文為：

一夜尋黃居寀龍不獲，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搨，更須一兩月方

取得。恐王君疑是翻悔，且告子細說與。纔取得，即納去也。却寄團茶一餅與之，旌其好事也。軾白。季常。廿三日。

此帖書法遒勁磊落，行氣流暢，神采動人，乃蘇軾寫給好友陳慥（字季常）的信函。收信人陳季常，即後世成語「河東獅吼」典故的男主角。

信札內容為蘇軾託好友代向王君解釋因何無法出借黃居寀畫作，理由是被「曹光州借去摹搨」。曹氏全名叫曹九章，當時任光州太守，因稱之。他兒子曹渙是蘇軾弟弟——蘇轍的女婿，即蘇軾的侄女婿，所以二人既為官場同僚，亦為姻親。而光州跟黃州接壤，所以此帖可能是東坡被貶到黃州時期寫給季常的信。為表歉意，還特地隨信附上了「團茶一餅」，以示誠心。圓形團茶如餅狀，故以「餅」為數量詞。宋代的主要飲茶方式為點茶，即是將團茶碾研成末後，置於茶盞內，然後持湯瓶注入熱水，同時以茶匙（筴）或茶筴攪拌攪拌後而飲用。蘇軾交遊廣闊，重禮好義，以精緻的團茶香茗分享友朋，可見其愛茶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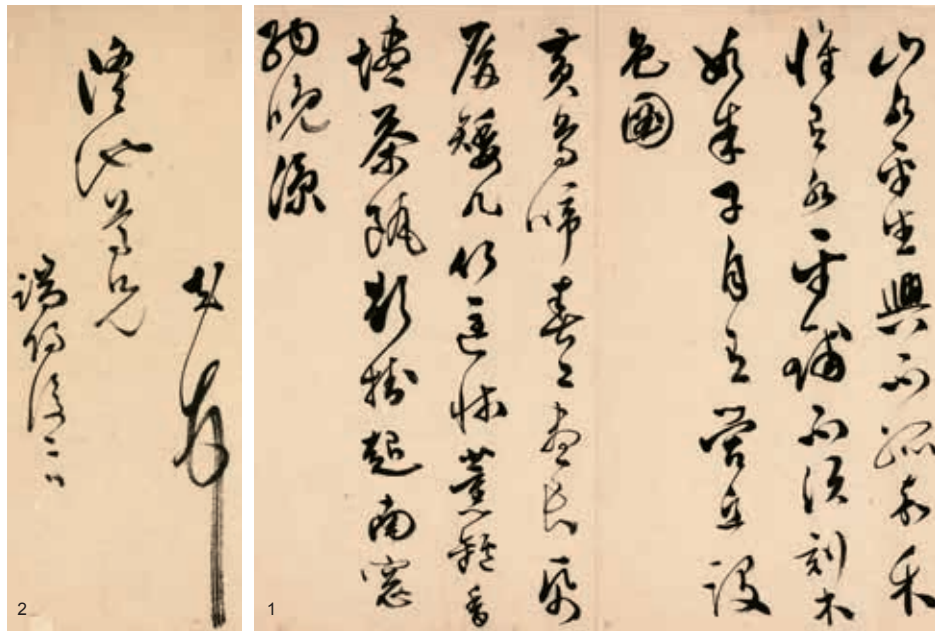
蘇軾的第三子——蘇過（一一〇七二—一一三三），字叔黨，號斜川居士，也留下一封關於茶的書札——〈致孫仙尉尺牘〉。（圖六）內容云：

過叩頭，稍疎奉言論，傾仰增劇。晚來起居何如？適有人惠廬山茶，

輒分兩器，不知可啜否？并建茗一二品，漫納去，不罪浼瀆，不一。過叩頭，上貽孫仙尉閣下。十七日。告借一白直句木匠嚴九者，欲令作少生活，明早至。幸甚幸甚。

蘇過詩文俱精，且擅書畫，時人以「小坡」譽之。東坡言：「過子詩似翁」，其實蘇過的書法也克紹箕裘，此幅寫來筆力遒勁，結體秀正方潤，確有乃父之風貌。這封信札乃蘇過寄給名為「貽孫仙尉」，仙尉為縣尉的譽稱。典出《漢書》卷六十七〈楊胡朱梅雲傳·梅福〉。信函內容是說有人送給蘇過江西產的「廬山茶」，他便分享了一半給這個縣尉，還特地附上少許福建產的「建茗」，一併送往。其目的原來是要向孫姓縣尉商調遣一名「白直」的嚴姓工匠，去為他幹私活。白直在唐代泛指官府的外差役，在官當值而無月薪的小吏，後來泛指官府額外吏役。原來以茶送禮賄賂，自古有之。

自古文人多喜以風雅相尚，社會



圖八 明 文彭 書詩二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是文徵明了。比起文嘉，王寵與其父文徵明的交情更篤，兩人雖相差二十餘歲，時相往來，留下不少詩畫唱酬的作品。

左幅作者為俞允文（一五一三～一五七九），字仲蔚，江蘇昆山人，為嘉靖中諸生。年四十即棄去舉子業，致力於詩文、書法，與王世貞交遊甚深，為「嘉靖五子」之一。此幅運筆格調高古，雅正之中含有奇致，右捺落筆厚重，左掠明顯勢長，略似魏碑筆法，俞氏書法淵源由之可窺見一二。信中云「馬君寄來虎丘茶樣，乃真品。」虎丘茶為明人公認的茶中佳品之一，產於蘇州府長洲縣（今江蘇吳縣）虎丘山。以在穀雨前所摘細芽，焙而烹之，茶色如月下白，味如荳花香，以清淡取勝。此外，虎丘山有劍池、陸羽石井、虎跑泉三大名泉，因此各方人士莫不競趨索求。明代地方官也常以此餽遺高官大吏，後來寺僧不堪其擾，多索性雜除茶樹，或任其荒蕪，於是漸至衰微。就因供不應求，而真正虎丘茶實不易得，當時寺僧常雜以贗種混之，除非精鑒家，難以辨別。所以俞允文試了茶樣

之後，才有「昨舍甥前所示者，特非此也，弟少亦不能得其味。」之說。

明代中葉文人飲茶風尚顯見勃興，文人雅士常將品茗結合了文物翫賞、詩文雅集、書畫交流、造園勝景等活動，歡聚一堂。（圖八一）兩首七言詩為文徵明長子——文彭（一四九八～一五七三）所書。詩云：「山水平生興不孤，嘉禾惟有水平鋪。不須刻木如朱子，自有營邱設色圖。黃鳥啼春春晝長，帶屏矮几竹匡牀。薰爐香燼茶甌歇，掛起南窓納晚涼。」一派文人閒居風情，悠然而現；倒數第二句，更是點出焚香、品茗為日常起居生活中的賞心樂事。文彭，字壽承，號三橋，少承家學，詩書畫，無一不精。能作各體書，其中以草書成就為高。此幅運筆結構閒散不失章法，錯落有致，運筆變化豐富，奔放自在更甚其父。選自《元明書翰》第五十冊，據末頁所題：「彭頓首。隆池尊兄。端陽後二日。」（圖八一）收信人為「隆池尊兄」，知是文彭送給彭年（一五〇五～一五六六）所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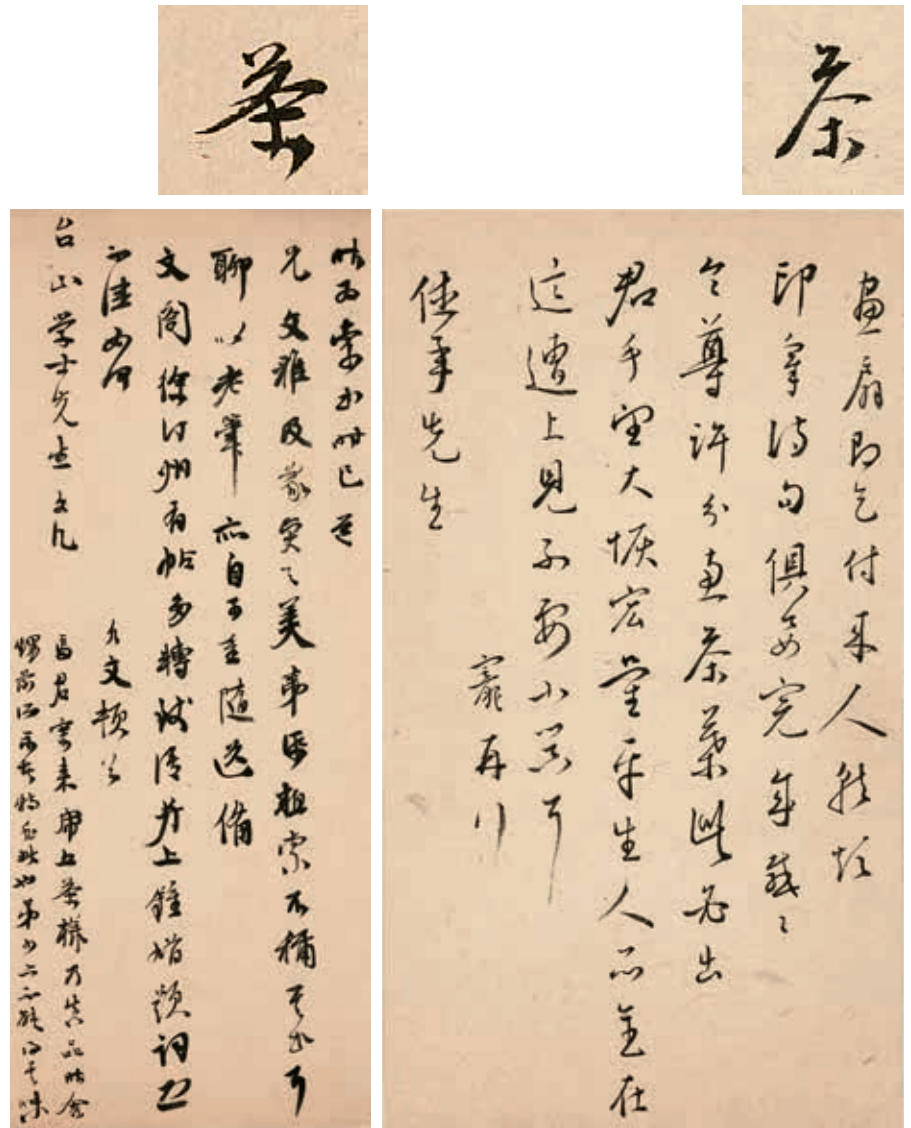
彭年也是蘇州人，字孔嘉，號



富有變化，自有疏秀出塵與瀟灑超逸的特質。內容是說畫扇完成，已交付來人取走，剩下的印章及詩句就交給你（文嘉）了，結尾還提上一句「不要小器」，可見二者交情之深。而「令尊許分惠茶葉」的令尊，當然就

的風氣也常隨同文人之嗜好而轉移。唐、宋以來品茶風氣素盛，文人在各階層中經常扮演帶引風潮的角色。下迄明代，文人茶書著錄者有四十多家，可知其日漸轉熾的趨向。飲茶習俗隨著歷史的推移而產生變化，團茶

到了南宋晚期已逐漸沒落，經過元代蒙族統治，各族飲食生活相互融合，茶之烹點由滾煮改良為沖泡，使用方法日趨簡易，於是葉茶取代原有固形茶，有後來居上的趨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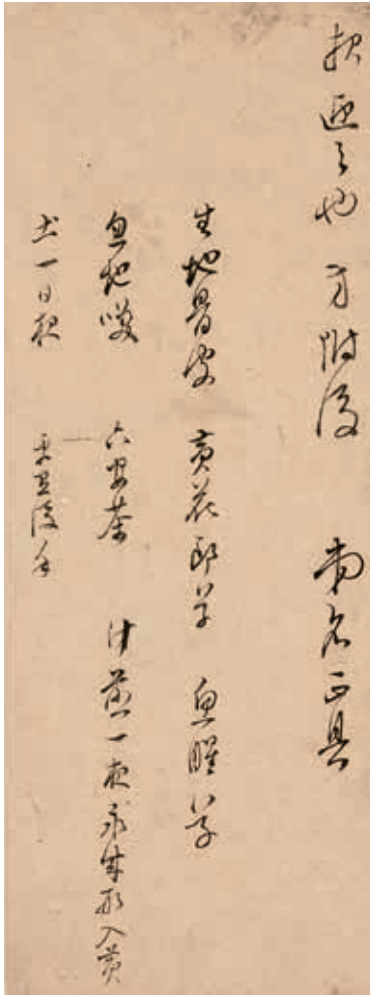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 明 王寵、俞允文 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明代文人「茶」尺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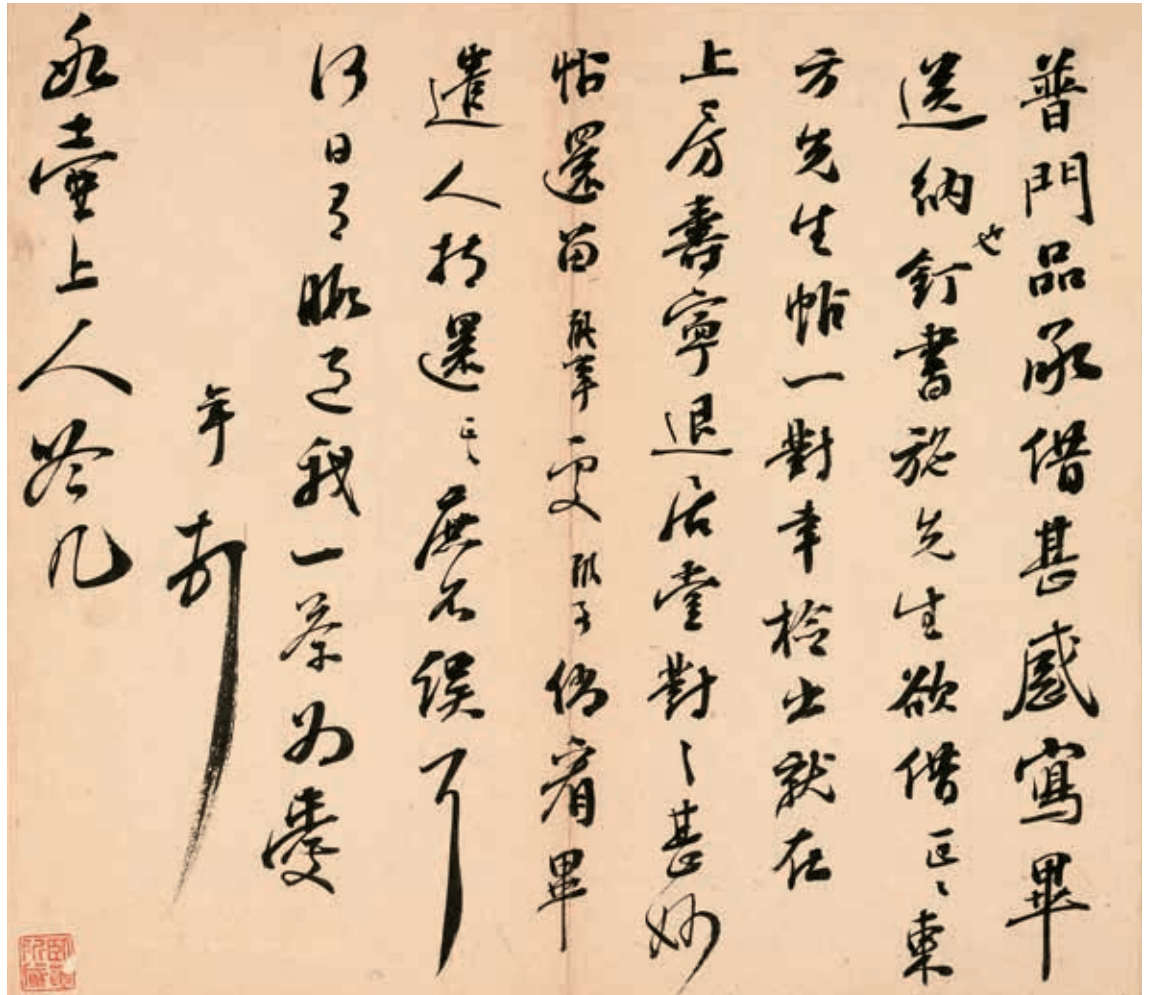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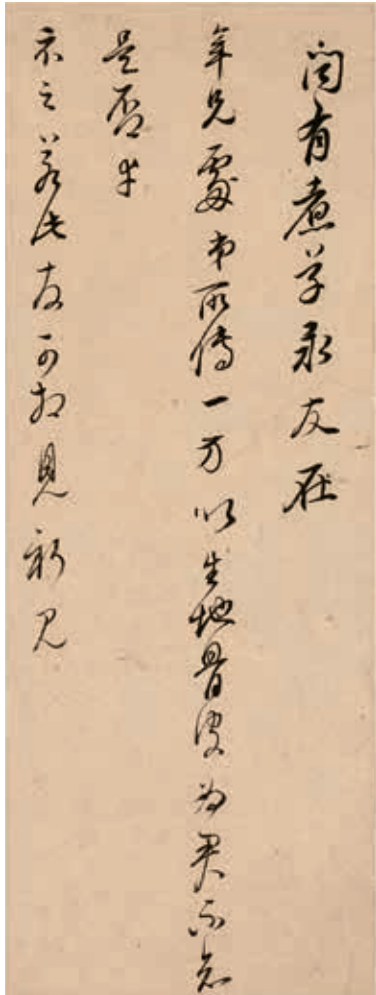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蘇州一地文風至為鼎盛，吳派精神領袖沈周（一四二七～一五〇九）及其摯友吳寬，兩人皆嗜茶飲，據聞常相偕至虎丘山採茶煎焙，也留下不少關於茶的詩文。此種飲茶風尚深深影響後來的吳中文士，如選自本院收藏《元明書翰》第六十四冊中兩封信札（圖七），右幅作者為王寵（一四九四～一五三三），字履仁、履吉，號雅宜山人。與兄王守從學於文徵明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五九），並同師事林屋山人蔡羽，博學多才，詩文書畫皆精，與祝允明、文徵明同被譽為「吳中三家」，卻是英年早逝，享年僅四十歲。這封信函收信人為「休承先生」，正是文徵明次子——文嘉（一五〇一～一五八三），字休承，號文水，也是吳門藝壇名家。內容云：

畫扇即乞付來人，就煩印章詩句俱要完成，感感。令尊許分惠茶葉，此必出君手，望大恢宏量。平生人品，全在這邊上見，不要小器耳。寵再拜。

書體初看平正，然結字、筆畫卻



圖十 明 董其昌 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明 彭年 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一日夜，更有後手。（圖十）

董其昌字玄宰，號思白，松江華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。萬曆十七年（一五八九）進士，官至禮部尚書。善書畫，富收藏，精鑑賞，行楷之妙，稱絕一時。本幅選自院藏〈明人尺牘〉上冊，寫來疏朗勻稱，筆致率易自然。書札的內容言及中藥的劑方，其中「地骨皮、黃花郎草」（蒲公

英）、魚腥草、忽地笑」等都是具有

清肺降火、清熱解毒、利尿消腫等功效的中藥材。此外，更有所謂的「六安茶」，產自安徽省霍山縣的大蜀山。霍山舊屬六安，故名。相傳舊為貢品，因其外形像瓜子，呈片狀，故得名六安瓜片。明代《茶箋》中稱，六安茶入藥最有功效；傳統的醫藥典籍也說用六安煎藥方，有化痰止咳之

隆池，又號隆池山樵、隆池山人。他少從文徵明等遊，為郡諸生，以詞翰名世，且擅書法，兼精治印。一生窮困，家徒四壁，卒以貧死。（圖九）為彭年寫予名為「冰壺上人」的書信。由內容可知文士彼此之間有關古代書蹟、法帖的相借往來，而未句之「何日有暇？過我一茶為愛。」則可見文人彼此之間的交遊，也會以品茶作為聯絡情感之媒介。前人言彭年行草書以學習蘇軾為主，以此幅結體和章法觀之，果見師法痕跡，然其用筆不若東坡圓潤厚重，行筆較為快捷，呈現俊逸清爽的氣韻。

晚明年間執藝壇牛耳數十年的大鑑藏家，也是書畫家的董其昌（一五五五—一六三六），有幅特殊的尺牘，內容是張藥單，卻出現茶的蹤跡，其內容云：

聞有煮草永友在年兄處，弟所傳一方，以生地骨皮為君，不知是否，幸示之？若此友可相見，祈見報迎之也。方附後。弟名正具。生地骨皮、黃花郎草、魚腥草、忽地笑、六安茶，汁煎一夜永成形，入黃土

用。六安茶於此劑方可能是當成藥引，而依整帖藥性看來，應是作為清熱消暑解毒之用。

從歷代尺牘中與「茶」相關的文字，作為饋贈、用來品嘗，甚至入藥，都是對古人飲茶的相關習俗與用途的重要記載。這些尺牘作品意在互通音訊、表達心境，不在書法的刻意表現，因此寫來自然率意，顯露書寫者的功力與實際書法樣貌，從中亦可體會書蹟所傳遞的墨韻與茶香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參考書目

1. 吳智和，〈明代僧家、文人對茶推廣之貢獻〉，《明史研究專刊》第三期，一九八〇年九月，大立出版社，頁一七四。
2. 曹寶麟，〈蔡襄致公謹三帖考之暑熱帖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一九期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，頁九六—一〇七。
3. 廖寶秀，〈也可以清心：茶器、茶事、茶畫〉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一。
4. 徐邦達，〈古書畫過眼要錄·晉隋唐五代宋書法·壹〉，紫禁城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十一月。
5. 陳金英，〈北宋茶俗掠影——以蘇軾茶詞為主的探討〉，《屏東教育大學學報——人文社會類》第三十八期，二〇二二年三月，頁一〇五—一三四。